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子
部
·
论
衡

(三)

李 变摇主编

目摇摇录

语增篇	员
论衡卷八	愿
儒增篇	愿
艺增篇	獮
论衡卷九	愿
问孔篇	愿
论衡卷十	愿
非韩篇	愿
刺孟篇	员獮
论衡卷十一	员愿
谈天篇	员愿
说日篇	员苑

语增篇

传语曰：“圣人忧世深，思事勤，愁扰精神，感动形体，故称尧若腊，舜若腍，桀、纣之君垂腴尺余。”夫言圣人忧世念人，身体羸恶，不能身体肥泽，可也。言尧、舜若腊与腍，桀、纣垂腴尺余，增之也。

齐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极难，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尧、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犹易，尧舜反难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尧、舜得禹、契不难。夫易则少忧，少忧则不愁，不愁则身体不羸。舜承尧太平，尧、舜袭德，功假荒服，尧尚有忧，舜安能无事。故经曰：“上帝引逸”，谓虞舜也。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夫不与，尚谓之羸若腍，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应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皮附，僵仆道路乎？

纣为长夜之饮，糟丘酒池，沉湎于酒，不舍昼夜，是必以病。病则不甘饮食，不甘饮食，则肥腴不得至尺。经曰：“惟湛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魏公子无忌为长夜之饮，困毒而死。纣虽未死，宜羸羸矣。然桀、纣同行，则宜同病，言其腴垂过尺余，非徒增之，又失其实矣。

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引钩，抚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恶来之徒，并幸受宠，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蜚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武王德虽盛，不能夺纣素所厚之心，纣虽恶，亦不失所与同行之意，虽为武王所擒，时亦宜杀伤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纣多力之效，蜚廉、恶来助纣之

验也。

案武王之符瑞不过高祖。武王有白鱼、赤乌之祐，高祖有断大蛇、老姬哭于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义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龙颜、隆准、项紫、美须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吕后于泽中，吕后辄见上有云气之验，武王不闻有此。夫相多于望羊，瑞明于鱼、乌，天下义兵并来会汉，助强于诸侯。武王承纣，高祖袭秦。二世之恶，隆盛于纣，天下畔秦，宜多于殷。案高祖伐秦，还破项羽，战场流血，暴尸万数，失军之众，几死一再，然后得天下，用兵苦，诛乱剧。独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实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

案周取殷之时，太公《阴谋》之书，食小儿丹，教云“殷亡”。兵到牧野，晨举脂烛。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

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世称纣力能索铁伸钩，又称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当人，则是孟贲、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则三皇、五帝之属也。以索铁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顿兵。今称纣力，则武王德贬；誉武王，则纣力少。索铁，不血刃，不得两立；殷周之称，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则必一非。

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且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过其实，不血刃亦失

其正。一圣一贤，共论一纣，轻重殊称，多少异实。纣之恶不若王莽。纣杀比干，莽鸩平帝；纣以嗣立，莽盗汉位。杀主隆于诛臣，嗣立顺于盗位，士众所畔，宜甚于纣。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而独谓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实也。

传语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欲言圣人德盛，能以德将酒也。如一坐千钟百觚，此酒徒，非圣人也。饮酒有法，胸腹小大，与人均等，饮酒用千钟，用肴宜尽百牛，百觚则宜用十羊。夫以千钟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体，不能及防风、长狄。以短小之身，饮食众多，是缺文王之广，贬孔子之崇也。

案《酒诰》之篇：“朝夕曰：‘祀，兹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则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内饮酒尽千钟，导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纣疾恶，何以自别！且千钟之效，百觚之验，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则受福胙不能厌饱。因飨射之用酒乎？飨射饮酒，自有礼法。如私燕赏赐饮酒乎？则赏赐饮酒，宜与亡齐。赐尊者之前，三觴而退，过于三觴，醉酗主乱。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赏赉左右，主于醉酗乱身，自用酒千钟百觚，大之则为桀、纣，小之则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誉乎？世间“德将毋醉”之言，见圣人有多德之效，则虚增文王以为千钟，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传语曰：“纣沉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夫纣虽嗜酒，亦欲以为乐。令酒池在中庭乎？则不当言“为长夜之饮”。坐在深室

之中，闭窗举烛，故曰长夜。令坐于室乎？每当饮者，起之中庭，乃复还坐，则是烦苦相踏藉，不能甚乐。令池在深室之中？则三千人宜临池坐。前俯饮池酒，仰食肴膳，倡乐在前，乃为乐耳。如审临池而坐，则前饮害于肴膳，倡乐之作不得在前。夫饮食既不以礼，临池牛饮，则其啖肴不复用杯，亦宜就鱼肉而虎食，则知夫酒池牛饮，非其实也。

传又言：“纣悬肉以为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淫戏无节度也。夫肉当内于口，口之所食，宜洁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间，何等洁者！如以醉而不计洁辱，则当共浴于酒中。而倮相逐于肉间，何为不肯浴于酒中！以不言浴于酒，知不倮相逐于肉间。

传者之说，或言：“车行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夫言“用酒为池”，则言其“车行酒”非也；言其“悬肉为林”，即言“骑行炙”非也。或时纣沉湎覆酒，滂沱于地，即言以酒为池。酿酒糟积聚，则言糟为丘。悬肉以林，则言肉为林。林中幽冥，人时走戏其中，则言倮相逐。或时载酒用鹿车，则言车行酒、骑行炙。或时十数夜，则言其百二十。或时醉不知问日数，则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纣用酒，期于悉极，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悬肉为林，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圣人不言，殆非实也。

传言曰：“纣非时与三千人牛饮于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因三百。纣之所与相乐，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数不能满三千人。传书家欲恶纣，故言三千人，增其实也。

传语曰：“周公执贄下白屋之士。”谓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贞干也；白屋之士，闾巷之微贱者也。三

公倾鼎足之尊，执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实也。时或待士卑恭，不骄白屋，人则言其往候白屋。或时起白屋之士，以璧迎礼之，人则言其执贄以候其家也。

传语曰：“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经曰：“粥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宫室衣服之不相称也？服五采，画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实也。

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儒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之德。齐淳于越进谏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为挟辅，刺周青臣以为面谏。始皇下其议于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诸刑书者，悉诣守尉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灭。吏见知弗举，与同罪。”始皇许之。明年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自除犯禁者四百六七十人，皆坑之。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七十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传语曰：“町町若荆轲之闾。”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悲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

灭，故曰叮叮。此言。增之也。

夫秦虽无道，无为尽诛荆轲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车骑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后，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损车骑。始皇知左右泄其言，莫知为谁，尽捕诸在旁者皆杀之。其后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闻之，令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人诛之。夫诛从行于梁山宫及诛石旁人，欲得泄言、刻石者，不能审知，故尽诛之。荆轲之间何罪于秦而尽诛之？如刺秦王在闾中，不知为谁，尽诛之，可也。荆轲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从徇，不言尽诛其闾。彼或时诛轲九族，九族众多，同里而处，诛其九族，一里且尽，好增事者则言叮叮也。

【译文】

流传在社会上的言论说：“圣人考虑社会上的事，认真地思考，努力地劳作，愁苦伤害了精神，损害了形体，所以说尧身体瘦弱得象干肉，舜消瘦得象腌干的鸟肉，桀、纣这样的君主胖得腹部的肉垂下一尺多长。”说圣人考虑世上的事关怀人民，身体消瘦不健康，不能把身体养得肥胖皮肤光泽发亮，是可能的。如果说尧、舜干瘦得象风干的腊肉、鸟肉，桀、纣肥胖得腹部的肉都垂下了一尺多长，这是夸张的说法。

齐桓公说：“我没有得到管仲辅佐以前，感到治理国家极其困难，在得到管仲以后，感到非常容易。”齐桓公比不上尧、舜，管仲比不上禹、契，齐桓公得到管仲后治理国家很容易，尧舜治理国家怎么反而会感到困难呢？根据齐桓公

得到管仲后治理国家很容易，就可以知道尧舜得到禹、契辅佐后治理天下不很困难。国家容易治理就没有什么忧虑，没有什么忧虑就很少愁苦，不愁苦身体就不会瘦弱。舜继承了尧的太平盛世，尧、舜承受了圣人的美德，功德都施加到遥远的边地，尧的时候还有一些忧虑，舜统治的时候社会安定太平无事。所以经书上说：“上帝是长久安逸的。”这是指帝舜的。舜继承了安定太平的局面，任用有德行有才能的人，使自己尊严而庄重不亲手治理国家的具体事务而天下得到了治理。所以孔子说：“多么崇高啊！舜、禹统治天下而自己并不参与国家的具体事务。”不具体参与，还说尧、舜瘦得象干肉，如果德行恶劣继承的又是衰落混乱的局面，就象孔子一样惶惶不安定，周游列国，到处求官，没有容身之地，仁道不能施行，会瘦得皮包骨，直挺挺地倒在路上吗？

纣通宵达旦地饮酒，酒糟堆得成了小山，有成池的酒，沉醉在酒之中，昼夜不停，这样必定会得病。得了疾病吃喝不香，胃口不好，吃喝没有胃口，就不会肥胖得腹部的肉都垂下了一尺多长。经书中说：“只知道纵情享乐，从此以后就没有能长寿的君主了。”魏公子无忌通宵达旦地饮酒，中毒而死。纣虽然没有饮酒中毒而死，也应是瘦弱不堪的。而且桀和纣操行相同，就应该有同样的毛病，说他肥胖得腹上的肉垂下了一尺多长，不仅仅是夸张了，而是没有真实性可说了。

世上流传的话中又说纣力气很大，能够把铁条拧成索链，把弯曲的铁钩拉直，用手托住屋梁，调换支撑的柱子，说他很有力气。蜚廉、恶来这些人，都受到宠幸，是说喜欢技能力量的君主招来了有技能力量的手下人。有人说武王讨

伐商纣王，武器锋刃都没有沾上血，武器没有使用就取得了胜利。凭着能把铁条扭条索链，铁钩能拉直的力量，加上蜚廉、恶来这些人的辅助，和周人的军队力量相互差不多，武王的道德即使很高，也不能征服一贯受纣王厚待他们的恩情，纣虽然恶毒，也不会失去和他操行相同的人的心，即使被周武王活捉，当时，也应该会杀伤杀死百十来人。现在说兵器上都没有沾上一点血迹，不是纣很有力气的表现，蜚廉、恶来帮助纣王的真实检验。

考察周武王吉祥的征兆不超过汉高祖刘邦。周武王有白鱼、赤乌的祥瑞，汉高祖有剑斩大蛇，老妇人在蛇死的道上哭泣的征兆。武王有八百诸侯的帮助，高祖却有天下起义武装力量的辅佐。武王的骨相是眼睛位置高，不用抬头就可以看见天的“望阳”之相；汉高祖的骨相是，眉骨突出、高鼻梁、紫色的脖子、美丽的连腮胡了，身上有七十二颗黑痣。高祖为了免遭秦朝的逮捕几次瞒着吕后逃到沼泽地带隐蔽，吕后往往看见刘邦藏躲的地方上空有彩云的征兆，武王却没有听说有这些吉祥征兆。刘邦的骨相优点比周武王多，祥瑞比周武王的白鱼、赤乌明显，天下起义的武装力都来和汉兵会合，得到的帮助的力量比周武王八百诸侯强大。武王在纣王之后统治，刘邦承袭秦朝有天下。秦二世的罪恶，超过了纣王，天下都背叛秦朝，应比殷纣王背叛的力量多。考察汉高祖讨伐秦朝，回过头又打败项羽，战场的血都汇集在一起流淌，露天的尸体几万具，军队失败众人散失，几次几乎死掉，然后才取得了天下，作战艰苦，讨伐叛乱非常激烈。只说周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不是事实。说周武王取得天下容易一些，是可以的；说兵不血刃，就是夸张了。

考察周取代殷的时候，太公所写的《阴谋》一书记载，给小孩吃朱砂，教他们去说：“殷朝要灭亡了”。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时，天还没有亮就举着浸了油胎的火把开始进攻。察看《武成》这篇文章，牧野战场上，血流成河把舂米用的木棒都漂了起来，染红了千里大地。从这来看，周取代殷朝，与汉讨伐秦朝情况是一样的。但却说取代殷朝容易，兵不血刃，这是赞美武王的品德，夸大了事实。

天下的事，不能夸大或缩小，只要考察事情的前前后后，事情的真象就自然会表现出来。真象自然表现出来，那么正确、错误的实际情况就能判定。世上人说纣的力气能把铁条扭成索链，铁勾拉直，又说武王讨伐他，兵不血刃。如果用能拉扯铁条的力气抵挡人，那么就可与孟贲、夏育这些人相比；用兵不血刃的德行去取代别人，这就和三皇、五帝一样的人了。有拉扭铁条力气的人，不应该容易制服；凭不血刃的德行，不应使武器砍杀得锋刃都卷了。现在称赞纣的力气，那么武力的仁德就被贬低；赞誉武王，那么纣的力气就小了。拉扯铁条的力气和兵不血刃这两种现象，不能两者同时存在；赞美纣王力大和赞美周武王的仁德，这两种说法不能都对。两者不能都对，那么一定有一种是错的。

孔子说：“纣的邪恶，不象传说的那样严重，这是因为君子厌恶处于下流地位的人，把天下的坏事都归到了纣的身上。”孟子说：“我认为《武成篇》的内容只有一小部分是可取的。以最仁义的周武王去讨伐不仁义的纣王，怎么会血流得把舂米的木棒都漂了起来呢？”如果象孔子说的，大概接近流的血能把舂米用的木棒漂起来；如果象孟子说的，近乎兵不血刃。血流漂起木棒超过了事实，兵不血刃也不符合

本来的情况。一个圣人一个是贤人，共同评论同一个纣王，而对纣的罪恶轻重却有不同的说法。战争中杀人的多少和实际差距很大。纣的罪恶还比不上王莽。纣杀死比干，王莽却用毒酒毒死了平帝；纣是继承了父亲的王位，王莽是盗取了汉的皇位。杀君主要比君子杀臣子的罪恶严重，继承父亲的王位要比盗取帝位名正言顺，在官吏和老百姓中，背叛王莽的人也比纣更多。汉光武帝讨伐王莽，军队在昆阳和王莽军队交战，死亡的人达到万位数，当进攻王莽的最后一个堡垒渐台时，战斗中死伤人的血都淹没了活人的脚趾头。而只说周取得天下，兵不血刃，不是本来事实。

世上流传的话说：“文王可以饮千钟酒，孔子可以饮一百觚。”这是想说圣人道德崇高，能够用道德来控制酒量。如果一次宴饮就是千钟百觚，这是酒徒，不是圣人的表现。饮酒有一定的规矩，而圣人肚子的大小和平常人一样，饮酒达到千钟，下酒菜应吃完一百头牛，喝一百觚就应吃掉十头羊。如果以喝一千钟酒吃一百头牛，喝百觚酒吃十头羊来说，文王的身体要象防风氏的君主，孔子的身体要象身材高大的长狄人，才能承受得住。考察文王、孔子的身体，不能达到到防风氏君主和长狄人那样高大。凭矮小的身体，吃下大量的酒肉，这是损害文王道德的广大，贬低孔子的崇高形象。

考察《酒诰》这篇文章中说的：“早晚都说：‘只有举行祭祀时才用酒。’”这是说文王告诫要谨慎吃酒的话。早晚都要告诫慎用酒，那么老百姓就会受到感化。表面上发出告诫谨慎用酒的指示，暗中自己饮酒要喝完一千钟，用这样表里不一的行为来教育人民，做人民的表率，怎么能达到对

人民的教育引导！这是沿袭了纣王最坏的恶习，怎样能使自己与纣王有所区别呢！而且千钟的根据，百觚的证明，根据什么得来的呢？假如文王、孔子利用祭祀的机会才饮酒，那么祭祀用的酒是不能满足需求的。如果利用乡射娱乐的机会饮酒，那么乡射喝酒是有礼仪规定的，不能多喝。如果私人宴请赏赐饮酒的话，那么赏赐认喝的酒，应与下属喝得一样多。在尊者面前接受赏赐，喝了三杯就应该退席，超过三杯，醉后撒酒疯就要出乱子。文王、孔子都是遵循礼仪的人，赏赐左右人喝酒，到了撒酒疯伤害身体的地步，自己又饮酒千钟或百觚，说大一点就成了桀、纣一样的人，说小一点就成了酒徒，用什么来建立功德推行教化，显扬名声，得到后人的称赞呢？世上人听说了：“用道德加以控制，不要喝醉了。”的话，又显示出圣人有崇高道德的表现，那么，就是凭空夸大文王可以喝千钟酒，没有根据地增加孔子的酒量可以喝百觚了。

世上流传的话说：“纣沉醉在酒中，酒糟堆成了山丘，酒装满了池子，饮酒象牛饮水一样狂饮的达三千人；通宵达旦地喝酒，简直忘记了日子。”纣虽然喜欢喝酒，也想以酒作乐。要说酒池设在庭院当中吗？就不应该说：“通宵达旦地饮酒。”坐在深宫之中，关上窗户点着蜡烛，所以说“长夜”。假使他们是坐在宫室中，每次要喝酒的人，就站起来到庭院当中去，然后才回来坐下，这样就麻烦劳苦又容易互相践踏，不能太快乐。假设酒池在深宫之中？那么三千人应该临近酒池坐着。向前低着头喝池中的酒，仰起头来吃菜。歌舞和奏乐的人在眼前表演，这样才有乐趣。如果真地临近酒池坐在那里，那么向前低头饮酒妨碍吃菜，歌舞奏乐表演

不能够在眼前进行。如果饮酒吃菜不遵照礼仪规定，临近酒池象牛喝水那样喝酒，那么吃菜也不再用餐具，也就应该围着鱼肉象老虎一样吞吃，那么就可以知道那个临近酒池象牛喝水一样饮酒不是事实了。

又传说：“纣王把肉悬挂起来，形成了肉的树林，命男女脱光衣服相互追逐在这中间。”这是说喝酒作乐过份嬉戏没有一点节制。肉应当送进嘴中，嘴中吃的食物，应该干净不被污染弄脏。现在说男女脱光衣服在这肉林中相互追逐，怎么会干净呢？如果认为酒醉了而不考虑是干净还是污染了，就应当共同在酒中洗澡。能裸体相互追逐在肉林中间，怎么不会在酒中洗澡呢！根据不说纣等人不在酒中洗澡，可以知道不会有男女裸体相互追逐在肉林中间。

社会上流传的话中，有人说：“驾着车给饮酒的人斟酒，骑着马给饮酒的人送肉。一百二十天连在一起才算一夜。”要是说用酒装满池子，那么说纣王“驾着车斟酒”就不对；如果说纣王“把肉悬挂起来象树林一样”，那么又说“骑马送肉”又不对了。或许纣王喝醉了酒，把酒器撞翻，酒大量洒到地上，就说用酒作池塘。酿造酒把酒糟堆积起来，就说酒糟堆成山丘。曾用树来挂肉，就说形成一座肉的树林。树林中昏暗，人们有时跑到那里打闹，就说裸体在林中相互追逐。或许运酒用鹿车，就说是驾车斟酒，骑马送肉。或许十几夜，就说是一百二十天。或许有时喝醉了不知道问是什么日子时间，就说他忘记了天日。周公封康叔的时候，就把纣王喝醉酒胡闹的事告诉他，目的在于把纣的错误全部摆出，想用这些事告诫康叔，但不说酒糟堆成山丘，酒装成池塘，悬挂的肉象树林，通宵达旦饮酒，忘记了天日这

些话。圣人没有说到，大概这些就不是事实。

流传的话中说：“纣王不分昼夜和三千人象牛喝水一样在酒池中喝酒。”夏朝的官职只有一百，殷的官职二百，周的官职三百。和纣在一起互相作乐的，不是一般老百姓，一定是臣子官吏，不是一般的小官吏而一定是大官僚，大官僚的数量不能达到三千人。作传记书籍的人想把纣说得很坏，所以说是三千人，夸大了实际数字。

流传的话说：“周公拿着礼物恭敬地求见住着简陋房屋地位低下的人。”这就是说去问候他们。三公官，就象鼎的足支撑着鼎一样重要的最高官吏，是君主的重要支柱。住着简陋房屋的人是小街小巷中居住养的身份低贱的人。周公有三公的身份，却降低尊严，带着礼物去问候地位低下的人，不是事实。或许周公待人谦卑恭敬，不用傲慢的态度对待地位低下的人，人们就说他去登门问候地位低下的人。或许周公起用了地位低下的人，拿着玉璧作迎聘的礼物，人们就说他拿着礼物到地位低下的人家去问候。

流传的话说：“尧、舜节俭，用茅草盖屋顶而不加以修剪，用栎木作椽子而不加以砍削。”说用茅草、栎木盖房子，可能是这样，说不修剪不砍削，是夸张了的说法。经书中说：“禹辅佐舜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五种服装。”五服，就是五种画有彩色的服装。穿着五种不同花纹、彩色的服装却又用茅草盖房用栎树作椽子，为什么居住的宫室和衣服是这样地不相称呢？衣服五彩，又画上日月星辰，却住在茅草盖的用栎树作椽子的房屋中，不是真实的。

流传的话中说：“秦朝始皇帝烧毁了诗书，活埋儒生”，说烧诗书，就是要消灭儒家的经书。活埋儒生，说要杀那些

携带收藏经传书籍的人。烧掉书，埋掉这些人，诗书就灭绝了。说烧诗书，活埋儒生，确有这些事。说他要灭绝诗书，所以活埋人，不是真实的情况，又夸大了。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摆酒宴，儒生七十人到秦始皇面前祝寿，仆射宫周青臣恭敬地颂扬秦始皇的功德。齐国人淳于越上奏章劝谏秦始皇不分封子弟功臣作为自己左右辅佐的事，指责周青臣是当面奉承。秦始皇把淳于越的意见交给丞相李斯去处理。李斯批评淳于越说：“这些儒生不效法今天而学古代，来指责现在的统治，迷惑扰乱了老百姓。臣下我请求皇帝下命令给史官，不是秦国史官记载的历史资料全部烧掉。不是博士官职掌的，天下人有敢收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原六国的刑书的，全部送到郡守、郡尉那里集中起来烧掉。有敢三三两两谈论《诗》、《书》的人，处以弃市的惩罚。用古代的东西来指责现代的人，全族处死。官吏知情不检举，处以同样的惩罚。”秦始皇同意了这些建议。第二年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在咸阳的儒生们大多数都说一些迷惑人的邪说。秦始皇派御史追查审讯儒生，这些儒生互相揭发，秦始皇亲自决定违犯禁令的儒生四百六十七人，都活埋了。烧掉诗书，是从淳于越的劝谏产生的，活埋儒生，是由那些儒生说一些迷惑老百姓的话引起的，被活埋的人有四百六十七人。传说的话增加了活埋儒生是为了灭绝诗书，又说把儒生全部活埋，这不是实际情况又有所夸大。

世上流传的话说：“空空的样子就象荆轲住的街巷。”说的是荆轲为燕国太子丹刺杀秦王政，后诛杀了荆轲的同族。后来秦王愤恨不止，又杀尽荆轲整个乡里的人。一里的

人都被杀尽了，所以说空空。这些有夸张的地方。

秦国即使无道残暴，没有必要把荆轲同里的人全部杀尽。秦始皇到达梁山的宫殿，从山的上面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马众多，仪仗威严，很气愤，说了一些指责李斯的话。后来，秦始皇左右的侍从中有人告诉了李斯，李斯立即减少了随从的车马。秦始皇知道这是左右侍从中有人泄露了他的话，但不知道究竟是谁，就全部捕捉了那些在旁边的人都杀死了。后来有流星坠落在东郡掉到地上成为石头，老百姓中有人在这石上刻了“始皇帝死，地分”几个字。秦始皇听到这件事，命令御史责问，没有人认罪，就把这石旁的人全部诛杀处死。处死跟随自己到梁山宫的侍从和处死这石头旁的人，泄露秦始皇话的人、在石上刻字的人，不能够确切地知道，所以就全部杀掉。荆轲的街坊邻里对秦国犯了什么罪要全部处死？如果刺杀秦王是在荆轲住的街巷中，不知是谁，全部处死，有可能。荆轲已经死了，行刺的人已经知道了，同一里的人，为什么要定罪呢？秦始皇二十年，燕派遣荆轲刺杀秦王，秦王发觉了，肢解了荆轲示众，没有说全部诛杀他同一街坊中的人。那时或许诛杀了荆轲的亲族，亲族人很多，在同一里中居住，诛杀了荆轲的九族，整个里的人快全部死光了。喜欢夸张的人就说一里的人杀光了。